

张五常作品系列 第一辑雪

随意集

张五常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中国内地中文简体版。本书只限在中国
内地销售。

给摇锦摇玲

目摇录 摇

摇摇

前摇言	员
《随意集》序	员

瑞摇典摇行

科斯的雨伞	猿
瑞典观礼记	愿
社会福利主义中看中不用	圆原

教育漫谈

最佳、最劣、最受欢迎的教授	猿
读书的经验	猿苑
论创见	源

张五常作品系列·随意集

目摇摇录

屡败屡战易，大胜从容难	源苑
学术文章	缘缘
对经济学的发展失望	缘缘
荒谬的“定律”——兼与林行止商榷	远源
香港的教育制度	远怨
港大的“校外主考”制	苑源
想起了《中华文选》	苑愿

文化与石头

绘画与艺术	愿缘
文采何物？	愿怨
漫谈古典、艺术、文字	怨源
附庸风雅的代价	怨愿
也谈香港文化	员猿
漫谈风格	员苑
艺术的“困难”问题	员员
《橘中秘》	员缘
也谈石帝	员怨
论鸡血石	员缘
黄金耀与美人红	员怨

也谈书法

再事临池	员蕊
读《书谱》，叹天才（附后记）	员源
书法与文采——试论“米芾现象”	员源
一拜三师	员源
书法的困难何在？（附后记）	员源
加州牛肉□与中国的书法	员源
苏东坡与米元章	员源

莫札特、小明星及其他

上帝之子	员蕊
小明星是个天才	员源
床前明月光——也谈李白	员蕊
毛润之的词（附后记）	员源
为诗昆贺	员源
黄永玉的画	员源
朱屺瞻的画	员源
法国印象派终于太古城 ——我看林风眠先生	员源
黄苗子现象	员源

思摇摇往摇摇事

太行街的往事	圆园员
钓鱼乐	圆园苑
我的女儿	圆园圆
再遇何藩	圆园愿
往日时光——四友摄影联展	圆园圆
子欲养而亲不在（附鸣谢启事）	圆园苑
《随意集》后记	圆园圆

前摇摇头言

《随意集》的文稿一九九二年二月就准备好了，但不知怎的要到九三年七月才出版。听说当时很畅销，一个月后就发行第二版了。究竟出过多少版我不知道，知道的是过了不久出版商遗失了所有的磁碟及底片。市场千呼万唤也不见再版，这就是原因。

再打字，再校对，要用上“移山心力”。这解释了为什么一拖再拖，拖了好几年。既然要重头做起，我就趁机修改一些文字，补加几个后记，也取消两篇因为过时而变得不值得读的文章。

我也借着这机会换了封面的画，以黑蛮的代替永玉的。这不是说儿子胜父亲，而是我要

前摇摇言

把自己所有的中文书籍以黑蛮的画“挂帅”。
这样统一起来——将来有十多本风格相同的——你说好看不好看？

张五常

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二日

《随意集》序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摇摇经不起读者的要求，我答应《壹周刊》重操故技，爬一些格子。半年前，我为母亲的病而停笔。今天，母亲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只是先进的科技支持着她。她再也不能起床，不能说话，但每次见到我，总是欢容满面，手指脚画地“说”着些什么。她视死如归，把一切痛苦置之度外，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每一刻。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既然母亲不以疾为患，我实在不应该见她没有起色而过于悲伤。话虽如此，生离死别的事很真实。王羲之说：“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所以在答应《壹周刊》要再赚他

们的稿费时，便特别声明：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交稿是会时断时续的。断稿是出版者的大忌。但《壹周刊》既然因为我前些日子停笔而销路不断上升，广告增加，那么当我断稿之时，多加两页广告，倒也是赚钱之道，何乐而不为？

在此重写专栏，又要再起一个名目。想了一分钟，我决定以《随意集》为名。我很珍惜自己的生命，认为生命是自己的，任何人都管不着。所以有生以来，我随遇而安，也随自己的意之所之办事。思想不受约束，独行独断，言行一致，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置若罔闻，倒也大有不负此生之感。

我自己随意，也尊重别人随他们的己意。要是我因为自己的随意而左右了他人的随意，我会约束自己。这也算是随自己之意而为了。要是社会上每个人都这样做，社会就会随民意而安。扬言为社会谋幸福的人的主要矛盾，往往是以己意强加于人。我对那些口口声声说为他人而不为自己谋幸福的人存疑，不是没有原因的。

随意下笔，会写什么呢？这是一个近于天

气预测的问题。苏东坡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既然随意，那么意之所之，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算了。不少读者希望我多写一些关于经济分析的文章。这与《壹周刊》的要求不同，而另一方面，规定了写与经济有关的文字，何随意之有也。

既称《随意集》，我希望能做到真正的随意。这可不容易。搞摄影，我的随意之作是先从一片漆黑的画面入手，加光而成形；但光要怎样加就如天女散花，自己要光的形象怎样就怎样。随意写的文章，脑海中先要一片“空白”（并无“预谋”），然后坐下来，稿纸放在面前，拿起笔即兴地写，跟着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样的文章不一定可读，但写来情感上纯而真，如像不食人间烟火，倒也往往别有奇趣。

随意之作说易甚易，说难也极难。在这方面，我应该是一个“高手”了。我本来就是一个随意的人。以教学、演讲为例，我从来不作任何准备。就算是有千多听众的演讲，很多时我连讲题也不放在心上。上到讲台后，介绍的人说出我要讲题目，我才如梦初醒，稍一定

神，信口开河去也。

只有一次我闯了祸。记得几年前我到九龙一间中学演讲，驾车的仁兄找不着地址，迟了二十分钟才抵达。气吁吁地跑进该校后，满头大汗，只见学生济济一堂，接待的人很客气，毫无怨言地伴着我向讲台走去。在一片掌声之中，我低声问接待的人：今天我要讲什么？他回应了。我吓了一跳，因为那题目我似乎从来没听过。于是说：“你没有搞错吧？”他听得一头雾水，诧异地望着我。我强作镇定说：“不要紧，不过请你把题目再说一次。”

他说了，我到了台上时，听到掌声雷动，但脑中还是一片空白，有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这真的是太“随意”了！

科斯的雨伞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摇摇科斯获今届（一九九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差不多所有的经济学者都大声叫好。该经济学奖始设于一九六九年，迄今得奖者共三十一人，没有哪一位能像科斯那样得到众望所归的反应。

在获奖的经济学者中，我认为森穆逊是最值得的——他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在本世纪中仅亚于已故的费沙而已。但森氏为人锋芒毕露，不易多交朋友，所以他得奖虽然没有人不同意，但为之欢呼喝彩的并不多见。弗里德曼应该是第二位值得获奖的人——他的实证研究前无古人。然而，弗氏维护个人利益与自由市

场的一贯言论，开罪了很多人。他领奖时，有些左派人士跑到瑞典去游行示威。

科斯对经济学的整体贡献，不及森、弗二人，但他有两篇文章石破天惊，足以雄视百代，是将来的经济思想史不会忘记的。他获奖实至名归。无话可说，但能一枝独秀地得到众多的掌声，却与他平素为人的可爱不无关系。

美籍的科斯原是英国人，具有英国绅士的最佳传统。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在节奏上都比一般人缓慢，但看起来、听起来却有难以形容的舒适感。他有英国人的幽默感，说话从来不开罪人，但在他温文缓慢的谈吐中，旁听的人大都有这样的感觉：他的思想何其敏捷而湛深也！

严格地说，我不是科斯的学生——从来没有上过他的课。一九六七年秋天在芝加哥大学首次见到他时，我已经是博士了。我是因为芝大喜欢我的论文，给了我一项奖金而邀请我到那里去的。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念书时，我对科斯的经济理论下过三年苦功，他的每一篇较为重要的文章我差不多可以背诵出来。所以到了芝大后赶着去找他时，大家只谈了几句就一见

如故。后来我们一起多次在校园漫步及进午餐时，他以研讨的方式指导了我很多有关他的经济思想。外间不少人说我是他的学生，是一个没有错的“误解”。

在行内的言论或在书本上的评论中，科斯的的名字往往与我的相连在一起，有几个原因。他的经济文章之叙事与分析的风格和我的很相近；他在经济学上的兴趣与我的如出一辙；我的《佃农理论》常被视为“科斯定律”的实用例子；几乎我每一篇的学术文章都提到科斯，而科斯则多次对人说我是惟一明白他的思想的人。由于这种种“巧合”，他退休时，在祝贺他的文章中我那篇被置于卷首；当他的贡献要载入经济学百科全书时，我被邀请执笔；去年，瑞典的诺贝尔基金会举办的、五年一度的研讨会，要介绍科斯的经济学，文章是由我写的。当然，该会选取的评论我关于科斯学说那篇文章的评论者，也是科斯。

科斯获诺贝尔奖，我的高兴毋庸细说。但科斯显然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倒使我替他担心起来了。事情是这样的。瑞典诺贝尔基金会的多年主席今年退休，又刚好是该奖设立的